

国本之争、妖书案、挺击案、红丸案、移宫案……

从冷宫太子妃到手握天下的女人，
演绎大明皇后王揽溪传奇一生！

大明皇后·揽溪传

著 江志

贰



C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大明皇后

揽溪传

著 江蕊

貳

CS
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明皇后：揽溪传：全两册 / 江蕊著. 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8.1
ISBN 978-7-5404-8478-1

I . ①大… II . ①江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20255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，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：畅销 / 古代言情

DAMING HUANGHOU: LANXI ZHUAN: QUANLIANGCE
大明皇后：揽溪传：全两册

作 者：江 蕊
出 版 人：曾赛丰
责任编辑：薛 健 刘诗哲
监 制：于向勇 秦 青
特约策划：蓝色城 优阅优剧
策划编辑：徐 娅 葛忠雷
文案编辑：苏会领
营销编辑：刘晓晨 罗 昕 刘 迪
封面设计：胡椒书衣
版式设计：徐 倩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 址：www.hnwy.net
印 刷：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：新华书店
开 本：875mm × 1230mm 1/32
字 数：419 千字
印 张：20
版 次：2018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4-8478-1
定 价：65.00 元 (全两册)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：010-59320018

目
录

【第一章】	情义两难怎奈何	／	001
【第二章】	白兰幽谷两相顾	／	018
【第三章】	玉桥惊魂湿重衣	／	054
【第四章】	佳肴岐黄成双计	／	076
【第五章】	千钧一发忽闻归	／	092
【第六章】	污水泼身口难言	／	122
【第七章】	静水流深终难掩	／	144

【第八章】

摔琴相别酬知音

／
172

【第九章】

挺击阴谋冷人心

／
195

【第十章】

双日心寒相决绝

／
213

【第十一章】

南柯一梦江湖远

／
242

【第十二章】

青梅枯萎竹马老

／
268

【第十三章】

血映朱砂是故人

／
283



第一章

情义两难怎奈何

在那之后，皇宫着实沉寂了两天，似乎所有人都仍然沉浸在那天诸多的谜团中，从钦天监的预言，到卫宁妃的死谏，秦端妃也死得蹊跷……通通百思不得其解。

就在此时，爆出喜讯来——如意有孕了。

皇上自然高兴，后宫中沉郁的气氛也稍稍活络了些。可不知道是否因为前车之鉴，皇上对如意这一胎异常重视，从每日请脉到饮食，方方面面。

绛雪轩定然门庭若市，我也没去凑热闹，跟云横学着裁剪了个小娃娃穿的肚兜儿，终于等到人少了些，才前去恭贺她。

一进绛雪轩，只觉每个人脸上都喜气洋洋的，个个嘴巴直咧到脖子根儿去，我受着他们的感染，不由得笑开了。

只是明佩淡淡的，她行礼，掀帘让我进房间去，已然大人的模样：“选侍快进去吧，如意姐姐盼着呢。”

“你怎的才来？”如意眼睛红红的，仿佛哭过。

我从云横手里接过做好的肚兜儿给她瞧：“总不能空手来看小娃娃，来得晚些是有原因的。”

“这兰花真好看。”她笑得勉强。

“这布料最是柔和，小娃娃穿一定合适。你也知道我的女红就那样，怕绣得不好，磨得小娃娃不舒服，所以就拿笔画了。你别瞧就这几朵花，我怕小孩子皮肤嫩，对颜料过敏，这上面的颜色都是拿花朵的汁子研磨出的，可费了好久的工夫。”

她听我说这许多，竟连笑也笑不出了，许久方道：“姐姐，我不想要这个孩子。”

“别乱说话。”我忙掩上她的口，又不忍道，“这毕竟也是你的骨肉，婴孩何其无辜。”

如意又似恍过神来，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也只是说说罢了，皇上指派胡堂平太医为我安胎，万无一失。”

“说说都不行。”我急了，低声道，“你这一胎也许是皇上最后一个孩子，皇上必定看重，如若出事，后果难料，知道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她不由得惊呼。

胡堂平为皇宫之中最擅岐黄之术者，也没有被召去为皇上看病，可见皇上讳疾忌医，心里已经有数了。

“我本不愿告诉你，这样的隐疾，皇上不会再让旁的人知道。”我又抚了抚如意的肩头，“其实对你和孩子来说，也算好

事，皇上一定会很疼爱你们的。”

“卫宁妃死谏的就是这件事？”

我颌首道：“是。最初，我只是想找秦端妃毒死庄嫔的证据。想想后宫中人要想拿到毒药并非易事，最可能的出处便是太医院，于是就找来胡堂平，问他最近有什么可疑的人没有。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人倒是没找着，可是胡堂平说他在为皇上例行诊脉时，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，皇上身中一种药物，与我新婚当夜所中之毒一模一样。”

“骤丸！”如意忙自己捂上了嘴。

我颌首，接着道：“我便去问了贝淑女，她告诉我，阖宫只有御用监的钱公公那儿可以买到茶弼沙国来的骤丸。我们暗中监视着钱公公，终于逮到秦端妃与他私下交易，买的正是骤丸。”

“于是，你便找了卫宁妃……这一切，就这样串联起来了。”

回想一切，我有些恍然：“只是没想到卫宁妃会死……”

可与这个秘密相关的所有人，都只有一个归所，那就是——死。

我脑中倏忽一惊，在我求卫宁妃现身指证之时，岂不是已经将她推向死路？我，不过是个躲在幕后操纵的胆小鬼！

如意见我难过，劝慰道：“要想成事，必有牺牲。卫宁妃从容赴死，也是为了保证事情能够万无一失。你助她复了仇，亦了结了心愿，总好过她不死不活地在宫里过着，想必她可以含笑九泉了。”

是吗，我只牵起一丝苦笑，说不出话来。

从如意那儿回来，我便被朱常洛叫到书房去。

自从卫宁妃坠楼那一刻始，他就再没跟我说过话。

我一来，他便冷冰冰地令我研墨，手里擎的一本《汉书》半天也没翻一页，这都一个时辰了，纸上一个字儿也没落。

他分明在与我置气。

我换了只手，悄悄地在身后活动酸痛的手指和手腕。他眼角的余光斜斜掠过，显然是见着了，却什么也没说，这才想起装模作样地将书翻了一页。

王安进来，行了礼，道：“太子、王选侍，云横有话要禀告，在外面候着有一会儿了。”他瞥见我手里的砚台，忙接过，“这样的粗活儿让奴才来做就好了，别把王选侍累着。”

“这是太子吩咐妾身做的，安公公且放着吧。”我自知此时也无好脸色，“妾身这就出去与云横说话，别打扰了太子念书，不一会儿便回来接着研墨。”

说罢，垂着头也不拿眼瞧他，拔脚便往外走。我知道，他此时的脸色，定然更难看了。

云横的神色颇为焦急，见我出来，忙上前低声在我耳边道：“选侍，汉岳公子又闹了。”

我不由得蹙眉，想到朱常洛还莫名其妙地不理人，心里更是乱成一团，便道：“知道了。我还不知何时才能出宫去看哥哥，你先替我过去劝劝他。”

云横为难道：“奴婢能行吗？”

“行与不行，你拿太子令牌先行一步，想个法子吧，我也没别人可以指望了。”我微微地叹了口气，颓然道。

“云横自当尽心尽力，选侍放心。”

我心里感激她从不犹豫的支持与忠心，也不知该说什么，只拍了拍她的肩膀。云横冲我了然地一颌首，告退了。

再入书房，果然见朱常洛面上隐隐的怒色更甚，王安瞧出了端倪，忙告退下去，还带上了门。

“你谋划这么大的事，为何背着我？”他蓦然出声，风雨欲来。

我依然垂眸不语，只伸手去拾砚台上的墨条儿，却不防被他狠狠捏住手腕。本就酸痛难忍的手腕就好像断了一般，我竟顺着手臂扭转的角度跌在他脚边，不由得痛呼出声。

显然朱常洛也吓了一跳，他略略松了手，脸色却仍是铁青。我夺回手腕护着，终于道：“你是怪我害死了宁妃？”

“与别人无关，只关乎你我！”朱常洛蹙眉，眸光如刀刃般冰凉。

“别人？”我忍不住质问他，将心里的怀疑倾倒而出，“卫宁妃也曾为你所用吧？如今就成了‘别人’了？”

“是！如今，她对我来说，只是‘别人’。曾经我也折服于她的美貌与智慧，可我不敢爱，爱了就等于有了软肋。父皇将她要走的时候，我似乎松了口气，又心痛又释然。我对身边的女子，同情，也利用，就是不爱。我原本也不想爱上你，知道吗？”

“可这一次，却由不得我……”朱常洛叹了口气，继续道，“你对我而言，与她们都不同，我不愿利用你，也不愿你涉险，知不知道？”

“我这样做，是为你，却也不只是为你，我有不得不做的理由。”我强自支撑，口气却不禁软了。

“你被囚禁在繁综楼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你成了我的软肋。我再也不想经历一次了，别折磨我。”他缓缓将我拉入怀中，“如果一定要做，就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承担，好不好？”

我在他怀里闷了许久，点点头。

“云横刚才来说，汉岳的情况不好，你带我去看看他吧。”

他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，吩咐候在门边的王安：“去准备一下，本宫与王选侍要外出，让林顺跟着就行了。本宫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慈庆宫里全部交由你打点，若有大事则待本宫回来决定。”

王安应了，问道：“太子出行几日？”

“几日？”朱常洛看了我一眼，“少也要七日。若有人问起王选侍，你知道怎么答吧？”

“奴才知道。”王安顿了顿，又道，“只是，公孙先生少不了要找您。”

“你就和他说，我去看小舅子了。地方他知道，若有急事，就去那儿找我。”那蓟州的宅邸本就是公孙微的私宅，朱常洛若说是去看汉岳，他自然是知道了的了。

那日刺杀朱常洵之后，郑贵妃本要借此大做文章，可因着朱常洛大婚，不能做得太难看。朱常洛又主动承担找寻刺客的责任，明

面上才勉强罢了，可暗地里，郑贵妃已央了其弟郑国泰，在京师里一尺一寸地搜查。

为了汉岳的安全，公孙徵已经在第一时间里将他转移出城，安置在蓟州，还将冷苏苏留在那儿看着。这些，都是他托云横告诉我的，好让我放心。

可汉岳一天比一天闹得厉害，腰上带着伤还硬要练武，以致伤口至今都未愈合，动辄便流许多血。冷苏苏害怕出事，又念着公孙徵事忙，才千方百计地联系到云横，一遍又一遍地催我们快去。

王安很快就将一切安排妥当，女眷是不能随意出宫的，所以我只能在一处隐蔽的小侧门边上了马车。里面淡淡的香薰宜人，两边雕花的窗户被厚厚的锦布帘子遮挡得严严实实，看着很是安心。

马车摇摇晃晃的，我不知不觉便倒在朱常洛怀里睡着了。陡然一个巨大的颠簸，我昏昏沉沉地苏醒，暑热濡湿面颊，一丝风钻进帘子里来，解不了半分热度。

路况很不好，左右颠簸的，我虽没走过去蓟州的路，却也知道顺天府内的官道路面不应是这样。心下略有些疑惑，掀开帘子一看，两边崇山峻岭，怪石嶙峋，路边滚落着许多或大或小的尖利山石，看着极是荒烟诡谲。

我忙将朱常洛摇醒，示意他。他侧头瞧了帘缝之外，立即警觉起来，从身侧取出长剑，极缓极轻地拔出，用剑尖拨开一线珠帘，只见驾车的赫然是一个陌生的黑衣背影，而林顺就倒在一边。

再往后瞧，出宫时跟在马车后的一队亲兵已然没了踪影，我心中一惊，捂住嘴险些叫出声。

朱常洛示意我靠后坐好，电光火石间已跃至车厢外，贴身锢住那驾车的人，利刃就搁在他脖子边上，厉声道：“谁派你来的？”

那人两指而并，直冲朱常洛面上去，朱常洛提剑格挡，只听“叮”一声脆响，手指架在剑刃上，丝毫无损，他一个旋身，就脱身跃下马车去。

车后响起“咻”的一声，想必是信号弹，他定有同伙。

朱常洛忙抓住缰绳，扬鞭催马，我担忧地向后望了望，又使出全力将林顺拖进车厢里。

马车的速度明显快了起来，两旁的风将帘子吹得打卷儿，发出“啪嗒、啪嗒”的声音，车子时不时轧着石子，几乎颠得腾空。

可后面铁蹄奔腾的声音还是渐渐近了，那粗粝的喝声仿佛近在咫尺。陡然听见身后“噌”的一声，转头只见半截明晃晃的刀已然穿过了车厢后板，离我耳畔不过寸许，吓得我一声惊呼，踉跄地攀住车门，直欲跌出去。

朱常洛向我伸过手，喝道：“上马！”

我来不及思考，伸手紧紧攀住他的手臂，他反握住我的手腕一带，我便身子腾空掠到马上，他一个旋身亦上马，勒住缰绳，将我护在胸前，剑光一转，割断了马匹与车厢连接的绳子。

他偏过剑狠狠打在马侧：“驾！”

马挣脱了身后的重物，霎时飞奔起来，终于让我们与那群黑衣人拉开了一段距离。可无奈这匹马已经筋疲力尽了，刚刚一阵狂奔

已是强弩之末，渐渐卸下了力气，转眼，那一行数十人又追上来。

我们抛下了马车，若那些人只是普通劫匪，自会得了财去，又何必这般追我们，早在见得那与朱常洛交手之人的身手，我就有了不样的感觉。

黑衣人如同铅云一般从我们身侧掠过，形成了一个圈，将我们包围起来。朱常洛只能狠一勒马，马昂头嘶叫，前蹄腾空而立，踢起碎石和泥土，几乎将我们掀下去。

眼前这些黑衣人均面蒙黑布，不辨样貌，露出双双恶狼一般凶狠的眼睛，为首那人冷冷笑道：“小爷，你若能下马束手就擒，我便做主放了这位夫人，不然，让你们俩生不如死！”

“别听他的！”我紧紧捉住他的手臂，“你若有个万一，我必学那命殉霸王的虞姬！今生今世，你我生死俱在一起！”

他定定地看我，朗朗一笑，道：“好！”眸中神色蓦地坚定，在我耳边低声道，“我们这就突围出去，若不能成，下一世等我来寻你。”

“走！”他一手架着我，一手举剑向前，脚尖狠踩马鞍，直向旁边一处豁口攻去。几人挥刀砍来，他从刀锋上踩过，堪堪从他们头顶飞了出去！

黑衣众人皆飞身下马，脚下生风，直攻过来。朱常洛护我在身后，长剑在身前挥舞，剑光绵延，只听一阵金铁交击之声络绎不绝。

朱常洛师从青冥先生，剑法本高明，可那些黑衣人个个身手敏捷、刀法精湛，就连我一个外行看了也知道是专业的杀手。朱常洛

以一敌众，渐渐不支，现出疲态，身上已经多了好几道伤口。

朱常洛四面受敌，不由得顾此失彼。我看着他身上的血迹只觉得惊心，一不留神就被一人扯将过去，那人将刀搁在我脖子上，定是要威胁朱常洛。可我本就拖累了他，这下岂不是让他更加乱了方寸？

心下一横，我狠踩那人的脚，又猛踢他的膝盖，那个杀手定是见我看起来惊恐万状，没有防备，才着了道。我趁机推开他，慌乱间也不辨方向，向一边跑开。

地上均是碎石与黄土，我跑也跑不快，只想找一个隐蔽的位置先躲起来。可回头一看，那个被我踢踩过的杀手竟恼羞成怒，带了一人追上来，二人手中的刀反射着烈日，一亮一亮地晃眼。

我正欲铆足劲儿往前跑，转过身却见万丈深渊，急急刹住步子，一阵冷汗蓦地从后背里冒出来。被我踢下去的石子许久才听见碰撞的声响，也不见得是到了底，我的心跟着直坠而下，一时连腿也软了。

回首只见持刀的两个人不慌不忙地围过来，一点儿一点儿地逼近，带着淫秽的笑意，一个说：“这娘儿们好烈，刚才几下踢得老子心里直痒痒，瞧这标致的模样，就这么杀了怪可惜的。”

另一个接口道：“不如掳回去玩儿够了再杀，咱们还没碰过这样细嫩的女人呢，郑大人不会知道的。”

为首那人一声“小爷”，便知道他们是专为太子而来。此时真真切切的“郑大人”入耳，我更加确定派这批杀手前来的不会是别人，正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！

我强撑着大喝道：“你们再过来我就跳下去！”

“你跳啊，”那杀手脚步不停，“爷就没见过不怕死的娘儿们，来，让爷开开眼。”

我向下面看了一眼，这悬崖深不见底，只需一步，尸骨不存。

刺客又逼近了一点儿，一边刀锋微侧，一边将手伸过来。

要我受辱，倒真不如跳下去，一了百了，此时若不肯死，只怕生不如死！

我又决绝退了一步，脚后跟已然悬空了，那杀手见我来真的，跟上一步抓过来。

常见话本子里头，上战场的人都说：“杀一个不赔本儿，杀两个赚一个。”此时我竟一股血勇之气涌上来，抓住眼前的杀手，想跟他同归于尽！

显然他也意识到我的企图，猛然向后退一步，将我搯到地上，惊怒间抡起刀便要砍：“找死！”

刚才我已用尽最大的勇气，此时一旦倒地，就连动的力气也没了，只能死死闭住双眼，等待死亡的降临——

我已经感觉到刀锋将日光晃在眼皮上，又感觉到刮起的罡风格外森凉，忽听得一声熟悉的呼叫：“选侍快跑啊！”

只见林顺冲出，将举刀的刺客狠狠掀出去，那刺客站在我跟前，本就离悬崖边沿极近，这一推之下，虽未退得多远，只一小步，便滑下陡崖，直坠下去，“啊”一声渐渐消失在深深的山壑之间。

“呀！”林顺拾起坠崖刺客掉落的刀，哆嗦了一下，趁另一人

愣神的空当冲上去。可他毕竟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内监，那刺客微微皱眉，大刀一挥。

“不要！”我不由得捂嘴惊呼，眼睁睁地看着林顺的血喷溅到我的衣襟上，脸上也感觉到一阵温热渐凉，我知道，那是生命逝去的温度。

他明知道自己敌不过的，只是为了替我再争取一点儿时间逃跑啊，林顺……我内心震撼悲痛，跑！跑！

可我不过刚刚爬起身来，那刺客已经一脸不耐地掐住了我的脖子，将我晃到虚空中。显然同伴的死激怒了他，只见他眼角微微抽搐，咬牙切齿道：“老三离不开女人，你下去陪他吧！”

我叫不出声来，只能死死抠住他的手，脚尖勉强够着陡崖的边缘，耳边刮过呼呼的风，眼前只是一片刺目的光晕，直让我要落下泪来。

陡然面前一声惨呼，掐着我的手立时卸了力气，我的身子直直向外倒去，眼见着就要跌下去！忽地一只有力的臂膀将我拽回来，拽入他的怀抱里，是朱常洛！他突围出来，赶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救回我。

抱住他就好像找回了安全感，可渐渐地，我也察觉出不对来，他怎么像站不稳了似的，一阵阵摇晃。我收回环在他身后的手，只见手心里满满的都是鲜红的血。

更多的杀手逼近，朱常洛浴血重衣，脸上汗水混着血水流下，胸膛急剧起伏，我都能听见他迅疾的心跳声。

好几把刀同时以开天辟地之势向我们砍来，朱常洛暴喝一声，